

男左女右

石钟山机关小说

石钟山 著

2004年2月14日





男左

群 众 出 版 社

石 钟 山 著

石 钟 山 机 关 小 说

女 右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左女右: 石钟山机关小说/石钟山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-5014-3075-6

I. 男… II. 石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5954 号

男左女右

著 者: 石钟山

责任编辑: 晓 潇

封面设计: 董 睿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[www. qzCBS. com](http://www.qzCBS.com)

信 箱: [qzs@qzCBS. com](mailto:qzs@qzCBS.com)

印 刷: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03 千字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075-6/I·1298

印 数: 6001—11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说说小说的写作（代序）

石钟山

小说写到了今天，各路豪杰可谓是大显身手。什么人物、环境、各种文本的尝试，似乎是走了一圈又走回到了我们刚出发时的起点。许多人都困惑和茫然，到底什么样的小说读者才会买账，叫好呢？这个问题总是一直让作家费解。

以我的浅见，作为一个作家，本着从生活出发，这种生活自然是和自己的生活有关，然后是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，以及对生活的理解。这些要素足以构成写小说的基本点，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层面，或深或浅，那就要看作家本人的道行了。

作家队伍本身也分成三六九等，你写得好，我写得差，或者是不好不差，归其原因，我觉得还是对生活悟性的问题，使作家有了差异。对生活理解深了，作品就深刻些，理解得浅了，作品呀自然就浅一些。我说的都是大白话，正是这种浅显的道理在支撑着我的写作。

我每构思一篇小说，不会考虑到这种题材是不是已被别人

写过了，或者怕超不过别人等杂念。我一直认为，自从有了小说，几乎没有什么题材没被别人写过，可为什么在这些老题材中又能常写常新呢？最关键的是，对生活的体悟不一样。你写过了，那是你对生活的感受，我要写的是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。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感觉和感情都会有相通相似的地方，就是我小说贡献出来的价值。于是我就有了写作下去的信心。

写小说我强调的是生活的感觉。没有了对生活的感觉，无论多么聪明的作家都写不下去的。要想保持对生活的这份感觉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对生活的热爱，宽容生活，理解生活，最后还要和生活和解，不要这也看不惯，那也不理解，这样势必造成和生活的隔膜，在自己一方窄小的心灵空间里挣扎，矛盾，困惑。这样创作下去是永远也走不出来的。最后导致的结果是，作品里从始至终都是自我，这个世界满是对不住你的情绪，这样的作品拿出来又怎么能和读者沟通？

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是相信生活，热爱生活。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他存在的合理性，这种生活态度往往使我能清晰地看到人性的光辉。一部小说如果有了人性的温馨，那么这部小说首先就和读者拉近了距离，至于作品写得好与坏，我还是要说那就要看作家的本事了。

在“父亲系列”小说中，我塑造了“石光荣”这一人物形象，改编成电视剧后，观众是认可的，并引起共鸣。我想，这不是作品本身的思想上的成功，而是人物上的成功。因为“石

光荣”这一人物形象是从生活中来的，他不是作家的这个“自我”，而是他从生活中来，又回到生活中去。对于作品的思想与内涵，哲学品位什么的，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派生出来的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这就是一部作品应该留给我们的空间，一个想像的空间。

我是一个写作者，同时也是一个读者。每当我读到一部(篇)好小说时，我的情感，我的生活观念仿佛在阅读过程中又经历了一次创造。这就是一部好小说所带给读者的空间。

我在写小说时，也努力留给读者这样的空间。把这份空间留给读者，让读者参与对作品的创作。我想这是读者的幸福，也是作家本人的幸福。

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部小说集，我不敢说写得多么成功，但我敢说，都是好读的作品，充满了对生活的理解和彻悟，我也试图融进人情的色泽，让小说从始至终充满了温情。

这是我在小说中想达到的效果，也是我以后作品中想达到的。也许我是一派胡言，让众位看家笑话了，但这确实是我的小说观。

2002.9.10 于北京

目 录

1	说说小说的写作（代序）
1	幸福生活万年长
53	男左女右
108	一位公务员的风流案
143	官道
209	夏日机关
260	无法潇洒
312	“非典”时期的爱情

幸福生活万年长

—

老部长退休几个月后，机关里进行了一次调整，结果人事司的杨司长被调到教育宣传司去了。教育宣传司是有司长的，杨司长只能和原司长并列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都看出来了，新部长不待见杨司长，从要害部门把她调整出来，给她安排了一个闲职。教育宣传司的司长老郝，年龄也并不比杨司长大几岁，正如日中天，离退休的日子还遥远得很。大家就预感到，杨司长的日子并不会太长了，下次再调整，杨司长说不定就被交流走了。

杨司长和老部长关系不错，以前杨司长曾给老部长当过秘

书，那时的老部长还是副部长，人也比较年轻。杨司长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，还没有结婚，扎着两根辫子，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，青春得很，也很清纯的样子。老部长很喜欢这个小丫头，就让她当了自己的秘书。里里外外，东南西北地和他跑了好几年，关系自然不错。终于有一天，当年的杨司长恋爱、结婚了。结婚的女人就有了许多不便，于是老部长忍痛割爱，又换了一任秘书。杨司长就到人事司当了一名副处长，不久又当上了处长。老部长从副部长升为部长后，杨司长的日子也就如日中天了。先是副司长，后来就成了机关人事司的司长，让人瞩目得很。后来机关里就有了一些说法，老部长是认了杨司长为“干女儿”了。当然这个干女儿是要加上引号的。说有一次老部长，那时还是副部长出差去外地检查工作，闲暇时，当地安排副部长去一处名山游玩，途中两人在场的情况下，副部长是拉着杨秘书的手走的，这一情节被随行人员无意中拍到了一张照片，后来那张照片辗转着被传到了部里，许多人都看到了。副部长是满面春风的，小杨呢，当然也是一脸的甜蜜。这是证据一，还有证据二。杨司长现在的爱人老周，是老部长亲自给介绍的，因为在这之前，小杨谈了几次恋爱都失败了，失败的原因不详。反正，那些日子小杨的样子失落得很，眼泪汪汪的，似刚哭过，又有随时要哭出来的意思。那时人们背地里就传说：小杨都这样了，好男人谁还要她。不久，老部长亲自出面，在另外一个部为小杨介绍了一个男人，就是现在杨司长的丈夫老周。老周那时还是小周，一点也看不出进步的意思，

只是普通处室的一个普通科员。据说是老部长的一个小老乡，两个人的老家是一个县。很快小杨和小周就结婚了。婚后也没像人们预想的那样闹出多大动静，平静得很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小杨在婚后，莫名其妙地就瘦了下来，很活泼、青春的一个姑娘，日渐沉默寡言，人似乎失去了水分和滋润。又过了不久，小杨就不给老部长当秘书了，而成了人事司的一位副处长。

杨司长的爱人老周，果然如人们预料的那样，没什么大出息，混到现在，只混了一个副处长。他现在住的房子，自然是杨司长的司局级房子，很宽大，四室一厅，于是老周就越加地不思进取了。上班、下班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了，周末的时候，叫上黄小毛等人，喝点小酒，再打一会儿麻将，日子也就这样了。老周经常对黄小毛等人说：我当什么官，有小杨一个人足够了，还不够累人的呢。

黄小毛等人就附和着：那是，那是。

杨司长一不受新部长待见，被调到教育宣传司当并列司长后，黄小毛的日子就立竿见影地起了变化。变化最明显的自然是处长老郭。老郭这些日子，背着手，挺着胸，就是和黄小毛走一个对面，他也跟不认识似的，就那么扬长而去，看得黄小毛一愣一愣的。处里的人都知道，黄小毛是杨司长的人，黄小毛是杨司长爱人老周的同乡，如果细说的话，两人不仅是同乡，还多少有些亲戚关系。黄小毛大学毕业那一年，回老家一趟，在老家找到了老周的地址，到北京后，就找到了老周。老周离开老家时间长了，对黄小毛自然没有什么印象，亲不亲家

乡人，老周并没有忘本，况且又不能让老家人小瞧了。在和黄小毛喝了几杯小酒之后，当着黄小毛的面就拍了胸脯：你的事我包下了，一会儿跟我回家见你嫂子去。

果然，在那天晚上，迷迷糊糊的老周带着同样迷迷糊糊的黄小毛回到了家里。杨司长早就到家了，正坐在书房里看文件。老周就很豪气地说：杨司长，你出来一下。

杨司长就出来了，在家里杨司长一点也没有司长的架子。

老周就打着酒嗝说：这是黄小毛，我同乡。今年要留北京，你给闹一下。

说完把黄小毛早就交给他的个人简历拍到了茶几上。

杨司长没说什么，把那份简历拿回了书房。

那一刻，黄小毛觉得老周这人够意思，豪气得很，这人以后我交定了。

果然，没多久，黄小毛就留京了，并且在杨司长那个部里，现在黄小毛在机关管理处工作。后来，黄小毛去杨司长家次数多了，觉得杨司长和老周两人的关系有些怪，怪在哪里，他一时也说不清。按年龄和在机关工作的资历，老周现在才混了一个副处长，于情于理都很说不过去，理应在杨司长面前短半个头才是。现在却反过来了，杨司长在老周面前样子理亏得很，似乎杨司长有什么把柄被老周抓在手里，她处处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，老周则男人得很，威风八面的样子。

老周的单位黄小毛也去过，在老周的单位里，老周则完全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。人人都可以和老周开玩笑，没人把他的

副处长当回事。细想也是，那么大的部级机关，处长、司长，还有调研员等等，哪个不比老周的职位高，自然没人把老周放在眼里。机关一大，就官多兵少了，老周那个处，一个处长，他是副处长，另外只有两个兵了。在机关里，老周自然找不到副处长的位置。那次黄小毛去老周的机关，亲眼看见老周扛着机关的大米，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给司长送去。

老周单位的司长很司长，黄小毛看见老周给司长送大米时，脸上是微笑的，敲门声也是小心翼翼的，那时，他多么希望一头闯进去，把大米从肩上放下来呀。老周那天下午，扛着机关分的大米，一趟趟、一次次往返在楼道和各领导的办公室。晚上下班的时候，老周的大米是黄小毛给扛回去的。那天，黄小毛的心里对老周这人就多了几成感慨。

鉴于黄小毛和杨司长这样一层关系，现在杨司长不被新部长重用了，黄小毛的地位也就江河日下了。

处长老郭不仅目中无黄小毛，而且感情明显偏向于小宫、小洪两人了。小宫和黄小毛同时进机关的，小洪则晚一些。据说小宫是处长老郭的关系，但表面上看不出来。老郭快到年龄了，前一阵子正为改巡视员而奔走，巡视员不是职务，只是一个行政级别，巡视员可以是副司级，也可以是正司级，那只是个待遇。按老郭自己的话说：我费劲巴力地在机关干了大半辈子，怎么着临退了，也得弄个副司级待遇吧。

杨司长还是人事司长的时候，老郭对黄小毛很客气，他要弄个副司待遇，没有人事司填表盖章那是万万不行的。那一阵



子，老郭把黄小毛看成自己亲弟弟似的，不时地在下班后，领着黄小毛去下馆子。几杯酒之后，郭处长就掏心挖肺地说自己这大半辈子如何地不易，然后又苦口婆心地教一些黄小毛在机关的立足之本。在一个环境里能混下去，总是有些道道的，老郭就把自己的道道交给黄小毛，前车之鉴，语重心长。黄小毛明白，老郭是想让他在杨司长那里做做工作，那一阵子，黄小毛差不多已经被老郭打动了，他已经开始计划把老郭引荐给老周，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杨司长被调离了人事司。

郭处长对自己的态度也就急转直下了。

二

这些日子，处长老郭经常把小宫叫到自己办公室去。黄小毛知道，那是老郭在寻找一种心理安慰，非常时期的老郭需要有一个不停地出现在身边，说些安慰话。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老郭，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时候，多么希望有一个巡视员的头衔去安慰他失落的心灵啊。黄小毛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秘密可言，这么大个部，上面还有那么多司长副司长的，处长老郭知道的东西不会比他们知道的事多多少。眼见着黄小毛这条路

走不通了，既然小宫是老郭的人，在这种时候，老郭希望把小宫牢牢地抓住，否则到退休的时候，一个人也没交下，再回机关时，连个打招呼的人也没有。

即使这样，黄小毛还是感到深深的失落。老郭要退下去，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，处长的人选问题，也有可能从外面调进来，但也不排除在本处解决。黄小毛到机关工作已经十几年了，比小宫小洪都要早上两年，如果杨司长还在位的话，他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在这之前，他去杨司长家闲坐时，杨司长的爱人老周是拍了胸脯的。杨司长当时也在场，她没说什么，只是冲黄小毛含蓄地笑了笑。那一刻，黄小毛感到很幸福，那时他就畅想，自己现在才三十多岁，如果能当上处长，混上几年，说不定能弄个副司长什么的，干上了副司长，离司长也就不远了。这辈子，也就知足了，还想咋的。回到家后，他就把自己的蓝图冲爱人小于说了，说得爱人小于也相当激动，她面色潮红地说：你要真有那一天，我也算没白嫁给你。

黄小毛老家是农村的，他在北京成家后，老家人听说黄小毛在北京混得不错，便前赴后继地来到北京，让黄小毛给安排工作。黄小毛哪有那么大本事，无奈之下，只能把老家这些沾亲带故的人安顿在家里，好吃好喝地招待几天，领到天安门广场照张相，故宫门外转一圈；进去是不可能的，门票好几十一张呢，况且一进去就得大半天功夫，黄小毛既搭不起钱，也搭不起时间。顶多了到中山公园里转一转，然后给老家来人买上一张车票，送走了。



长此以往，黄小毛的爱人小于就很有意见，称小黄老家来人为难民，有时把持不住自己，免不了摔摔打打的。黄小毛脸上就有些挂不住。小于就是北京本地人，读书读的是中专，涵养上就差一些，弄得老家来人，脸上也红一阵白一阵的。本想还要多住上几天，最后挣扎一下，看看黄小毛能不能在偌大的北京给找一份活干，让自己也尝尝做北京人的滋味。滋味倒是尝到了，竟是另一番样子。在黄小毛送这些乡人去车站的路上，乡人们叹了口气了，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黄小毛。黄小毛觉得挺对不住乡人的，一激动就买了张站台票，把乡人送上了火车，火车开动一刹那，黄小毛挥动着双手说：招待得不周，欢迎下次再来。乡人就说：啥时候回老家，我请你喝酒。这么一说黄小毛脸就红了。乡人来家这么长时间，还没请人家喝一次酒。

黄小毛就两头愧疚，在爱人小于和乡人中间，他觉得里外不是人。于是就盼着自己当处长，副司长什么的，到那时，也许就能为乡人和家里做点什么了。于是，他把宝都压到了老周身上，他早就看出来，同乡老周的话比杨司长的话还管用。也就是说，杨司长很买老周的面子。

有一次，黄小毛和老周打完麻将，那天黄小毛赢了二百多，于是就请老周去喝酒。一夜没睡觉，酒还没喝多少，老周就上头了，然后就晕晕乎乎地说：“杨司长在你们眼里是司长，在我眼里她不就是个女人嘛，她要不是女人，能有今天……”话说到这，老周知道自己说走嘴了，便不往下说了，红

头涨脸地喝酒。黄小毛多少也听出了老周那层意思，便应声说：那是，那是。那是什么，全都在不言中了。从此，他坚信，杨司长是有把柄攥在老周手中的，交下老周这个朋友，就算把杨司长摆平了。

老周没什么爱好，一到周末约上几个人打上几圈麻将，有时老周就把麻将桌开在自己家里，反正司局级的房子，很宽敞，有时到了吃饭时间，杨司长还要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。每次打麻将的人，差不多都是固定的，老周单位的两个人，都是仕途上混得不如意的，当着处长或副处长，没有升上去的意思，每到周末便都积极地打麻将。另外一个人就是黄小毛。刚开始老周喊黄小毛打麻将，黄小毛感到受宠若惊，后来他才发现，自己是在给老周等人当牌架子。黄小毛每次玩，差不多都要输上几十，有时上百。刚开始他是不好意思赢，后来每次赢了点钱，散场的时候，都要被老周喊去喝酒。结果每次都黄小毛结账。一来二去的，黄小毛才发现，为交老周这个朋友，他是在变相投资。投点资也没什么，反正曙光就在前头，有些人想投资，还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呢。

刚开始，爱人小于也有意见。一是孩子小，一到周末本想喘口气，黄小毛就去打麻将了，每次不仅没有进项，反而还要失去一些。小于有意见很正常。后来黄小毛就给小于做思想工作，讲这是一种变相投资，等以后整出头来了，别人就开始往他身上投资了。反过去讲正过来讲，头发很长的小于终于听明白了，为了将来，她把不满埋在了心里。